

亚洲出版有限公司



● 谢春池 著

ZIYE SHIFEN

ZIYE SHIFEN

子與時分

亚洲出版有限公司



书 名：子夜时分

作 者：谢春池

出版发行：香港亚洲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厦门集美水产学院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毫米 1 / 36

印 张：5.611 字 数：101千字

第 一 版：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962—512—030—0

定 价：港币6.30元 人民币5.20元

代序●



□谢 冕：低音的辉煌

——谢春池的诗

□孙绍振 叶励华：

在痛苦中蜕变

——评谢春池的诗

□俞兆平：灵魂的裸照与徒劳

——评谢春池的诗歌创作

□陈仲义：思变的梗阻

——对谢春池诗歌的批评

□朱水涌：诗的坟场与春的复活

——谢春池诗歌读后

低音的辉煌

——谢春池的诗

▲谢 冕

在艺术获得一定自由度的年代，应时而取开放的姿态并不难，难的是基于自身的条件和追求而体现出来的坚定性。因坚持而对周围世界的新的更迭漠然甚而持排他的态度；或是忘却或放弃自己而一味盲目地追逐新潮，最终都会给艺术的创造带来不幸。一个素质良好的艺术家和诗人，懂得在艺术潮流的涌动中既不违逆时势，又不违逆自身，他会在顺应潮涌的同时充分坚持和发挥并最后完成自己。随波逐流说明的恰恰是人生和艺术的未成熟情势，瞬息万变的经济时代，对于艺术而言，是它在坚持与变革中寻求新境的恰当时机。富有机变能力的艺术家在这种关键时刻拥有的不是莫衷一是的惶惶，而是对于自身的机智的调整以及对于艺术个性的完成和突现。

能够在新潮迭起的状态中坚持自身是艺术上富有信心的人，他不会成为潮流的对抗，而只是在潮

流中更为清晰的体认了自己。这些年，人们目睹了太多的浮躁和轻狂，因而格外看重这种变么守和完成。眼下我们谈论的诗人，依然生活的世界里，昨日的记忆和今日的困顿带给他不在的青年人更少的内心创伤，他也有沉重的声音感到了“空间残酷”凝眸对视而无法靠近，感到「“路灯与黑暗相互阻隔”的无边的孤独（《距离》）；他心中横过一条古河道，那里有“一痕瘦瘦的岁月”浅浅流过，河滩无望等待而桨橹不见（《古河道》）。正是在这样的几乎无法到达不可期盼的境遇里，诗人在悠长的时空间距之中听到了一个奇幻的“低音”的潜响：

玄色深沉如一对鹰的翅膀，
瑰丽的凝重是滴血的花园。

在充斥着夸张的高音的年代，对于“低音”的倾心，的确显示了对于“神奇的魔幻”的追求。但告别了矫饰的低音却与绝望无涉，它是那样地令诗人感动。因为它让人在子夜的无边暗黑之中“找到久违的思念”。诗人在容易理解为消沉的灰色中寄寓了积极的精神，他感到：“这是一份奇异的幸福，情绪因此丰采而饱满”。

这也许是一曲奇特的音乐，而这音乐仅仅属于

这位诗人。他没有模仿他人的时尚，以渲染苦难或
来装饰自己属于新潮。但他也不是按照习
旧方式显示自己的欢乐，他只按照自己的方
心灵空间中划出自己的“低音区”，而从中发
独有的凝重和琦丽。辉煌产生于苦痛，这是这首
诗与众迥异的地方。我们默诵它那警句一般诗句：
“不要低声哭泣，宁可彻夜失眠”，便不难发现诗
人独立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

谢春池在理想动摇的年代坚持着他的理想主
义。最能体现这种理想的是《即使冬天，海也歌
唱》。在这幅诗画的画面上，展现的是那灰色的苍
茫：结冰的海岸，落雪的沙滩，冻结的大陆，这是
一个荒凉的季节。然而，即使冬季海也涌动着它的脉
和旋律，一曲悲凉的赞歌。在这里，诗人显示了
他的诗意的母题：苦难中的辉煌和强悍——

仿佛，冬天的海，是一个 孤独
因为孤独，它歌唱

让死寂的冬天有暖意有生机，在冬日灰色而沉郁的
天穹下，他点起一星的火苗。那是一簇鲜红色在浩
淼的海天之间跳动：“所有的痛苦在神秘的深处蕴
藏，把千万丛珊瑚点燃”。谢春池生活在南方多情的
海岸，那里的海洋温馨美丽而有更多夏季的和女

性的特征，然而他的眼前出现的却属于冬天：

冬天的海，纯粹的男子汉的海，

强者的海，

铁的海！

从凄凉的寂寞 突破——

它有了不属于季节甚至不属于自己的

歌唱。

他坚持他的所思所想。他愿意看到他的海的“硬质”和凄迷中的突进和活力。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情为中国结束苦难之后的沉郁所支配。他在冬天海的意象中有着特定时代的擦痕，但它又仅仅是诗人自有的创造：为严寒和冰雪所封冻的海始终充满了强悍的活力。他使一片灰色之中跳起珊瑚红，这个性的闪亮便体现了时代整体氛围之中的自我坚持的毅力。海在冬天的风中歌唱，以及宁可失眠长夜而不愿低声哭泣所体现的力的底蕴，便是此刻我们感受到的在诗人特定时代中的完成。

这种情怀在《39岁生日》这首诗中有完整的体现：“理解人生，请先理解阴天，/男人为情感而流的泪是一蚌壳里的珍珠。”他追求的便是这种悲凉和苦难中坚持并完成的独立和璀璨，不回避苦难但也不渲染苦难，让痛苦化为闪亮的珍珠，而不愿轻抛

泪水。理想主义激情在青年与中年这个交替的时刻更变得深刻而沉郁。他与当今的青年人不同，他们只有一个年代的谣曲，而他却同时拥有分别属于不同年代的谣曲。“临界的我不狂欢也不悲号”，他很快便有了中年的成熟。他熟悉死亡却不留恋墓地。在这个人生的中界，他径直穿越墓地却复活了一支灿烂的迎春。理想主义并未为悲哀所淹没，在风寒之中有了更为鲜丽的开放。

对比这位诗人早先的诗作，他在表达意愿和情感上更为完整和凝重。近期作品已不满足于外在繁复的装饰而更为注重色调的单纯和线条的明晰。

《惊异》是写眼睛的，他着迷并惊叹于那黑白分明对比所造出的惊人美感：“一颗黑的太阳，在纯白天空里辉煌，/一颗黑的月亮，被素洁的云絮围拥”，并由此感悟“人生题图是黑白木刻最美”，爱情无需颜色的渲染。写诗也如人生的各行各业一样，初学则幼稚简单，学有所成时便趋向繁冗多彩，一旦修养精深，便会归真返璞而崇尚自然单纯。初层次的由简而繁易，深层次的由繁而简则最难，即使一时难以做到由繁而简，但能悟到这个道理便标志着某种完熟。

与此同时，谢春池在诗的技艺上也由过去那种基本上是正面的全力以赴的尽情抒写而转向含蓄和凝聚。短章更为他所钟爱，而且短章也越隽永凝

炼。宣泄和恣肆的情绪和感觉得到了节制。《少女背影》的出现并不偶然，它是在这个前进的前提下产生的，它选取背影来写至美，这传达谢春池诗艺试验的新信息。诗是委曲迂回的，它往往摒弃直述其事。它的长处是感兴、寄托、取譬、隐喻，因而诗要解悟，要体味。欣赏也许较之其它艺术品种要难，这是它的秉性所定，写诗也如此，请看：

一切的梦幻都由你产生。

就这么永远背对我们，
一个古典的瓶
绽放花苞的生命。

永远地背对就永远地悬想，想象力所能到达的地方，她就有多美。一只能够绽放生命的古典的瓶，一个展示艺术美的曲线的历程。谢春池这首诗通共只有九行，但它却提供了充裕的审美空间。

谢春池在作《少女背影》或是《惊异》这样纯美的诗的时候，也没有忘了他的一贯的追求。他更倾心一种复杂情绪的交织，从中透露出一种雄性的强健。他总是喜欢在柔与刚、忧与乐、悲与喜之间寻求情感的新质。他认为“滴血的花园”这一个意象能够传达一种更为饱满的生命真质。他宁可视而

不见海浪所具有的“柔质”，他从中看到了“铁”。五色乱目，他却不曾迷失在这种繁复之中坚定地信守着并实践着自己的审美理想：“双翅探险秋的成熟，/从此不再稚嫩”，他显然已经从青春的激情中得到某种沉淀；“严寒逼紧，温暖也在远方歌唱”，（以上见《寒鸟》）这依然体现了他的浪漫情怀，愈是严寒，愈有温暖。

谢春池诗最动人之处也许不在技巧，而是他无遮拦地展示他独有的人生体验。《离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把那次离异当作推离生命冰点的解脱。他写的那种平静的分手，他不思举杯，也没有悲伤，只是从一个站到另一个站。对于孤独的男人而言，孤独是唯一钟情的旅伴：

没有道别，平静的目光送她的背影，
早已掏空的心，
绝不生长棘藜般的敌意，
和眼眸一同闪亮的是真诚还有新的祝愿。

他的诚挚和坦直使这些诗成为磁石，产生了引人的魅力。《诺言》也是这样一首诗，它的力量也不是由于技巧——尽管它有纯熟的技巧——它的力量是人格的力量。古人讲“一诺千金”，诗人讲这是“万劫不抛的珠珍”。他宁肯成为诺言的“终身奴

隶”，宁肯接受它的羁束而成为“永恒囚徒”，这便是人格。

《族谱》不属于个人的故事。他说的是一个种族的绵延，一种集体的意识。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辰，黄便是光辉；漂过那条大河，黄便是波浪的肤色；无边落叶萧萧，黄是不陷落的版图。他突出黄色，使全诗充满了智慧。这也是一首短章，但却胜过了别处的万语千言。当然，最有趣的便是《名字》了，他把机智发挥到了近于极限。在他的真实姓名的三个字上做出了天花乱坠的文章。要论技巧，这首短诗所体现的完整和自足，的确传达了一个艺术成熟的信号。

1993年2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在痛苦中蜕变

——评谢春池的诗

▲孙绍振 叶励华

很难指望当今的文坛会出现奇观，世纪末的写作很大程度依赖惯性而进行。谢春池或许太钟受文学了，以至欲罢不能，于是他在写作小说、散文之余，又向已所剩无几的读者奉献了这些诗。诗的质量如何那是读过以后的事，那么有几人愿意先来读一读，对诗人的多情之举报以反响呢？

不妨说，要在谢春池的诗中找一些漂亮的、提神的、叫人想起自己一些心灵经历的诗句，还是很容易的，尽管叫人记住这些句子，久久地留在心头，又并不容易。我想，做到这一点已值得欣慰。对于今天的读者，诗已经远不是新鲜的东西。我们时代的最杰出的诗人眼下大都在饱餐寂寞之苦，谢春池的境遇便是可以想象的了。诗能够正儿八经地宣讲哲理和做人之道的时光早已远去，哪怕为现今在经济潮汐中泛舟的人们解困消乏，诗也极不称职。这一阵

子装点着诗坛门面的，更多还是一些洋标签式的谁读了都可能不知所云的东西。谢春池虽说也曾受过种种现代舶来品的诱惑，但他实在并不善于赶时髦。他所受的教育使他相当顽固地坚守传统，因而他的诗作所诚心欢迎的，毋宁说还是那种传统读者。可是这样的读者又有多少人依然健在并且没有溜号呢？

创作同体育可有一比，每个运动员有他的长项，创作者亦然。谢春池的勤奋是出了名的，而这些诗却竟以二十余年的漫长光阴积攒而成，这在数量上未免有点羞涩。的确，他的长项不在写诗，而是小说和散文。但这并非提供了可以忽视这些诗的充足理由。数量不能说明质量；而质量的高低，又主要取决于这些散落在二十余载长度中的诗作，是否在不高的起点上有一个渐增渐进的过程。可喜的是，情况确实如此。

不论是作为多栖写作的作家，还是仅仅作为诗人，可以说，深深沉溺于传统，即使竭力挣脱亦无可超拔，这就是谢春池最根本的心灵症结。如今他已年过不惑，他所拥有的经历——这经历中留有过去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为他的人生之旅裹束了过于沉重的行装。这一点既是可悲的，又是不无可喜的。谢春池显然活得相当累，他在《39岁生日》一诗中写道：“终于解冻，不再凝固的空气里，／

我寻获一个太迟的感悟：／要珍惜孱弱之躯。／三十九个自虐的春秋，／没有虚度，／得到永远的失眠，／以及病痛，／以及心的创伤。”他以一种长梦初醒的阴沉语调，归结出自己对三十九年生活的深沉感悟：“理解人生，请先理解阴天。”但是在另一方面，谢春池又始终是坚强乐观的，对自己的经历并无悔恨，对自己的内心情感深为珍惜，乃至对自己奔波和休戚其间的整个生活充满了感激。写于更迟的《名字》，可以说是谢春池的最精确的夫子自道——

干旱的早春，一声啼叫，
叫出一汪清亮的池，
浅浅的水藏嫩嫩的生命，
这是一个清晨的孩子。

在城市立足不忘乡村，
在都会生活怀念田野，
当知足的笑容，
投向遥远的谷穗，
就记起自己的姓氏。

谢谢！谢谢！！

.....

在《名字》的结句，谢春池为自己的灵魂写照的一个字眼是：“古典诗”。我觉得，这个字眼应该就是阅读和理解谢春池、启开其心灵之门的一把钥匙。

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其历史阴影的笼罩——这样说并非只是使用贬义。谢春池是悟到这一点的。历史的面孔常因为布着污点，许多人都不由自主要想个法子将其遮掩了事。相比之下，把这副不太有利观瞻的面孔亮给人们，便需要一定的勇气。谢春池这么做了，因而我们从他的诗中轻易看到了：他的最初发表的那些诗，大都是肤浅、别扭以至可笑之作。出于历史遗留给他的真诚而不无夸大的情感，他挺象回事地歌颂过红旗、长征、土地、闽西的山以及美丽的祖国。倒不是说这些对象本身缺少诗所欲获取的美感，而是诗人一味沿用历史读物及报刊上的非诗化语言，没有为其诗作创造出鲜活的生命。这的确是谢春池个人诗史中不甚美妙的一页。时值1980年前后，舒婷的名字已在诗坛叫响，一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风靡全国。有趣的是，谢春池在舒婷之后也写了一首《祖国啊，我爱……》这样的仿制品，这是不是正如他自己在《39岁生日》中所说，是一种“太迟的感悟”呢？不过尽管如此，缺乏光彩的一页还是翻过去了。读到他写于1981年的《我依然喜欢——红色》，我不禁有点感动。红色，这是饱浸了历史烟尘的颜色，但在去除伪饰之

后，历史还其本来面目，红色依旧是可爱的。赤子之心，沸腾之血，门框两边的对联，恋人颊上的笑靥……红色的固有的美是不该也不会因历史而抹杀的。从挖掘诗美的角度而言，还没有谁象谢春池这样醒目地大写道：我依然喜欢——红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谢春池复活了这一命运浮沉的颜色的本体生命。也就是从此时起，诗人自身的情感与心灵也复归于正常位置，这确实是一个生活经历曲折的作家的不寻常的心理回归历程。

自此而后，受传统浸淫很深、情感炙热而真挚的谢春池，在其诗中逐步显露了他作为一个乡土作家的本色。在《致山区母亲》、《爱的手记》、

《闽西的县城》、《客家人》、《突然想起一个日子》以及《离婚》、《南京秋雨》等多首诗中，谢春池成功地相继扮演了中国式的儿子、丈夫、闽西土著、历史的瞻仰者与反思者等等角色。“记得，那个倒春寒的夜，／你默默的目光领着我／跨过那默默的门槛，／一层稻草／把我冷却的心／铺暖。”

“今夜，寄给你的／不再是城市的灯火，而是／洗衣槌唱过的心愿”。——这是他献给山区母亲的歌。“天空灰淡，我放飞心鸽，／绕着你，画出一圈一圈洁白的翱翔。”“我用鲜花般的双唇，／吻合你的创伤。／把我的爱铺在你的脚下，／只要你踏过去，／有几许欢畅。”——这是他假一位姑娘